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九十一回 苗婆聞水安息回生老命 妖道見夜光珠錯認元紳

岑猛忙趕進去，只見奚氏躺臥在床，直挺挺如死人一般，眼睛緊閉，鼻內流血。岑猛道：「頭裡好好的，怎忽地這樣？」伏侍的苗婆們說道：「今日起來，原有些心煩；因是喜日，勉強料理。不知怎地一個頭眩，就倒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急扛上床，便鼻裡出血，連眼都閉了！」岑猛急得雙足亂跳，忙著人去叫師婆，請醫生，醫禱兼行，看不知有救無救！岑鐸趕來說：「必是中了暑了！這水安息名返魂香，專治一切急病；快燒些起來，看是怎樣？方才外邊的人，也都有些頭暈眼花，聞了這香氣，就清爽了許多。再不去借文大人的避暑珠來，不是光跳的事！」岑猛慌忙接過，討了香爐，揭開瓶蓋，倒些在爐，把帳子垂下，燒將起來。煞也奇怪，燒不多時，奚氏眼就張開，鼻中連打幾個噴嚏，噯轉氣來道：「悶死人也！」岑猛喜得打跌，忙又撮上些去。不一會，奚氏坐起，問：「是那裡來的好香？怎一聞著，心裡就爽快？這會子竟像沒有病了！」岑猛道：「這是你女婿救你的性命，你方才已過去的了！這香名水安息，是他回聘來的。」奚氏吃驚道：「這是返魂香，無價之寶。怎燒這許多，弄得滿床都是香煙？快些把水碗來收！」岑鐸道：「今日天氣炎熱，各人都冒著暑氣，我合大姆，不是在外聞著這香，也都要惡發哩！孀子，你可做些好事，把上下人口都叫進房，關了窗戶，放開帳子，等大家爽快一爽快，也是陰德！」岑猛道：「太太身子好了，就值得多；真個把香放出來，不要收罷。」奚氏道：「我也不是小氣，當初你丈人因五姑得了怪病，要弄這水安息，險些不把魂都急掉了！只彌峒主藏得這香，免了人情，還出了三百兩銀子，才買得三分香來，救了五姑的命。故此知道它的貴重！既是大伯說著，就把香放出來罷。」於是關上窗戶，揭起帳子，那香煙撲出，滿屋飛舞。屋內之人，登時頭清眼亮，暑氣全消。因令合宅苗婆、苗女，輪流進房，共聞香氣。苗丁去請的醫生師婆，陸續來到。岑猛道：「用不著了！每人賞他三百皮錢，打發去罷。」這邊內外諸人，俱贊歎回儀豐盛，安息神奇。那邊自打發回聘起身，羊化即與素臣商議道：「十二這一日，恩爺過去坐席，該用本身冠服；請問是幾品職銜，好去預備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受諭德之職，該五品冠服。」羊運道：「紗帽紅袍，俱有現成的；這裡有蘇州人繡鋪，叫他連夜趕起一副補子就是。」因叫兵役去定。卻拿有一副織就的說：「若是用得，便不須趕繡。」素臣大喜，接著說：「很用得。」羊運忙拿進去，叫苗女縫釘不提。

到了十二日一早，岑家先來了一乘大轎、兩乘中轎，請素臣及大媒去會席。岑鐸、岑猛慚愧原聘菲薄，贊頌回儀豐盛，極口稱謝，百倍恭敬。在座是鍾贊、卞本，連主及客，共是八位官員，都是紗帽圓領，大帶烏靴。只有一人，是道家裝束，樞眼虬髯，滿臉橫肉，是個兇惡之相。素臣本不喜道士，又見這般相貌，便不甚理他。岑猛道：「這位仙長，道號峒元，是久經得道，在這一方法度世人的。」

卑職們凡有正經大事，必承仙長降臨。今日一會，有大人天生貴客，又有仙長天降神仙，可謂難逢難遇！」素臣唯唯。當下定素臣南面，首席，峒元北面，關席，兩大媒東西首坐，以下各官挨坐而陪。兩壁廂粗樂細樂齊作，中間氍毹之上，苗童苗女，歌舞侑觴，因是停會還要款待新郎，上食的都是趕緊，到日中已經撤席，素臣等辭謝而回。不一會，轎馬到門，迎接新郎，迎接新郎。鬆紋磕頭辭別，素臣吩咐道：「你年尚小，不可貪歡縱欲，須要留著精神，打熬氣力。此地不久將為戰場，若憑著一刀一槍，博得出身，也教你父母歡喜！」鬆紋道：「小的見奚囊及姐夫、姐姐俱有本事，聽說家中丫鬟，個個勇猛，小的惟恐落於人後，依著爺的口訣，每日熬煉，常常夜裡一睡醒轉，便在床上用功豈肯為著女人，誤自己的工夫？況且父母不在跟前，雖有爺做主，不敢不去就婚；但小的主意，卻待見了父母，才與妻子成婚，此去也只好作個乾夫妻罷了。」素臣笑道：「難為你這點念頭，就算你的孝心了！但恐你說不嘴響！亦且苗女們性情，休要惹惱了她，反致誤事，只須留心，不肯貪戀就是了！」鬆紋也沒言語。外邊三請已過，就匆匆的上轎去了。

到了晚間，羊化弟兄回來，陪著素臣夜酒，說道：「恩爺今晚睡覺，要警醒些，防備那道人前來謀害！」素臣駭然道：「我與他無怨無德，怎要謀害起我來？」羊化道：「那峒元深通妖法，這一方人都受他制服，往常不論是何筵宴，俱坐首席。早上岑巡檢與羊化們商量，羊化說恩爺是斷不肯坐在和尚道士下首的，才只得屈他坐了關席；他已大不悅了！加以恩爺自入門入席以至席散，俱沒讓他一讓，也沒和他說一句話；羊化們見他滿面怒容，側目而視，知道他心懷不良！因吳天那樣法術，聞說與恩爺交戰，便一毫不靈；故此不在心上！方才岑氏弟兄，又再三叮囑，故復向恩爺饒舌！」素臣道：「這是我不能達時務，惹出來的禍了！但要我怎樣去周旋他，卻又不能！我且問你，他會些什麼法術？」羊化道：「他誇說能移天換日，倒海翻江，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；卻沒見他做將出來。常時觸怒了他，輕則放蛇虎，來傷損人的肢體，重則飛刀、飛槍，來害人性命，這是做出來過的，所以人皆怕他。」素臣道：「邪不勝正，死生有命！夜間有甚響動，你們俱不必驚慌，也不須起來窺探，恐被邪術所傷！」羊化、羊運俱唯唯遵命。是夜，素臣不點燈燭，床上懸起宵光珠，手內執著寶刀，默坐在床。二更以後，一陣風聲，兩扇窗■洞開，一隻斑斕猛虎，跳入房中，直向床前撲來。素臣手起一刀，只得得噯叫之聲，向窗外撲跌而去。看床前時，落有半段血淋的狗腳，當把刀尖挑過一邊。不多時，風聲起處，張牙舞爪的，躡進一條金龍，躡至宵光珠前，即落於地。看地下時，卻並非金龍，是一條黃色絲縑，也把刀尖挑過。三更以後，三四個青面獠牙惡鬼，各持刀劍跳入窗來，東西搜覓，總看不見素臣身影。有一個用刀來挑明珠，被素臣一刀削去四個指頭，掛將下去，又帶傷了後面一鬼的毛腿，血灑床前，哭涕戶內；都抱頭鼠竄的，跳窗而去。須臾，只見一把飛刀直飛入來，正待把寶刀架隔，那飛刀已錚的一聲，落在地下，接連又是一把飛入，依然落在床前。取起看時，連那斷指惡鬼手中落下一把，共是三把上好的苗刀，一齊丟入床下。又隔一會，忽然窗檻上火起，倏騰騰的燒著。素臣咯一口痰涎，遠遠的吐向火裡去，那火登時滅熄，看那窗檻，仍然如故，並沒燒損痕跡。那知窗火雖滅，忽地拋進一個火球，滿地亂滾，滾著桌椅箱籠等物，無不被燒，卻總滾不著床，火光透向珠邊，便自消滅。素臣復吐出唾沫，火皆立熄，被燒之物，不損分毫。素臣也就不吐唾沫，任他去燒。

不一時，燒得滿屋通紅，煙燄四起，嗞嗞剝剝，爆響有聲；又怕當真燒壞了器物，亦且被纏得厭了，因正要小解，便扯開褲腰，向那火球上撒下溺去。誰知這一溺，不特球上火無影無蹤；並把滿房煙燄全消，遍屋火光盡滅。溺裡浸著一人，翻滾哭喊。素臣忍住小便，插好褲腰，下床看時，卻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道童，滿身都是硃砂，畫著火燄紋色。當把那條黃絲縑兒，捆縛起來，丟在牆腳邊，仍復上床默坐。卻自此以後，寂無怪異。直到東方發白，羊化弟兄進房問候，素臣收起宵光，把夜來之事說知。羊化、羊運臉都嚇白了，忙到牆角邊一看，認得是峒元之子，有名的紅孩兒。素臣令羊化：「押在外邊，閉上門窗，待我略睡一會。」羊化等依言，把紅孩兒押帶閉門而出。紅孩兒哀告道：「我被文爺撒出溺來，滿身就如滾湯泡著一般，痛楚難熬，求兩位爺把冷水浸我一浸！」羊運叫人取水，替他澆洗，換了三次，把溺全洗淨了，紅孩兒方才止痛。不一會，鬆紋回門磕頭，羊化搖手，令勿驚寢，並告訴夜間之事。鬆紋問紅孩兒：「俺爺與你家並不仇怨，怎起這噁心？是弄什麼法術，反害了自己？」紅孩兒道：「這是我父親該死，說文爺在席上不把他當人！先咒著一隻黃犬，變作猛虎來，被文爺砍去了半條腿，跑回去躺著，堪堪待死。又咒了一條絲縑，變作金龍來傷害文爺，又被收住了。只得差了四個徒弟，變作惡鬼，各持刀劍來並文爺。文爺不知藏在哪裡，空中一刀劈下，把一個師兄的手指剝掉四個，又掛傷了一個師兄的腿膀。然後用飛刀來取首級，卻一連兩把，都被收去。父親道：『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只得要用著無明的了！』把我身上畫著火燄，咒進房去，打帳連人連屋，都燒成灰燼。那知只有火形，並沒火性，一切器物燒了半天，仍復如舊。床前掛著一顆珠子，連火光都冒不上去。先被文爺吐出痰唾，滅了餘火。後被文爺一泡小便，把我浸在中間，煙火俱消，疼痛欲死，脫身不得，就被捆住的！」鬆紋正在根問，峒元已求了岑鐸、岑猛，一同到門。羊化、羊運忙接出去，只見峒元背負荊條，哀告兩人，轉求素臣，恕他冒犯之罪。羊運進房，素臣已醒，因把峒元之意說知。素臣討水淨了手面，蹀將出

來。峒元連忙跪下，滴淚哀告道：「小道有眼無珠，不知大人法力，竟敢班門弄斧！如今泥首階前，任憑大人責罰，只求赦小兒一條狗命，就感恩不盡了！」素臣命從人解去其縛，撒荊使坐。

峒元叩首起來，不敢就座。素臣笑道：「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峒元道：「從前只知大人是富貴中人，以巖巖之勢相加，心內不服；那知大人竟是大羅天仙，小道昨日敢於對坐，也屬萬分無禮，怎還敢怪著大人！」素臣笑道：「我不過一介書生，有何巖巖之勢？至稱我為天仙，尤屬不解！」因強之使坐。峒元復稽首告罪，■旁坐，說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小道昨晚因所試之術，一切不靈，就疑心是一位神仙，親自到窗外窺探。只見祥光萬道，瑞氣千重，繞滿床前，大人元神化作一顆菩提寶珠，光芒閃爍，欲求大人法身，了不可見，豈非是一位大羅天仙？」岑、羊四弟兄俱目視素臣，驚心動魄。素臣笑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則我居然精怪矣！我不過心正無邪，故一切邪術自不能行，非有他法也！」峒元道：「這就是真本領，神仙修到真人地位，方能以正心降魔；大人說心正無邪，這就是真人地位了！」素臣大笑道：「你也不管我是真人，是假人，卻要依我三件事，才放還你兒子。」峒元道：「休說三件，就三十件也依！」素臣道：「第一件，以後不可行此邪術，傷損於人；第二件，這裡一帶地方，不許你橫行，喜則杯酒，怒則干戈；第三件，不可助逆為亂，立心總要歸順朝廷。你依得此三事，便將汝子釋還，你日後也免遭刑禍！」峒元忙跪地發誓道：「峒元若不依此三言，他日死於亂箭之下！」素臣扶起，立將紅孩兒喚至，並半段狗腿，一條絲線，三把苗刀，俱行發還。峒元羞慚滿面，領著兒子，磕頭拜謝而去。鬆紋出叩，羊運已停當酒席，留岑猛弟兄上席，另設一席，款待鬆紋。席散，鬆紋隨著丈人們回去。素臣與羊化商議往赤身峒之事，羊化道：「恩爺進峒，必須易服改裝。峒中最行的是貨郎，其次便是醫生；但是蘇州貨郎，江南醫生，到處俱肯招留，便通得赤身峒去。恩爺醫法通神，不如竟扮作醫生罷。」素臣點頭應允。羊運問明姓字藥料，即去準備。素臣擇於十八日夜裡起身。

十五日，岑猛領著鬆紋來見，行禮後，素臣問鬆紋：「連日可還做些工夫？」岑猛道：「卑職正要稟如，小婿不特勇力出眾，亦且至性過人，因未稟明父母，誓願守待三年。向小女說：『你我年紀俱小，正好打熬氣力，演習武藝，使父母有個靠傍。三年之後，你只十六歲，我只十八歲，不為遲誤。』小女自幼亦喜持刀弄棒，兼為逆姪之事，也日夕憂心；聽了小婿之言，深以為喜，稟知卑職。卑職招婿，原為保家起見，見他夫婦同心，甚是快活！現在挑出四五十個苗童，四五十個苗女，令小婿演練。小婿更把大人口訣，傳授小女，日夜用功，不特做對恩愛夫妻，並做一對恩愛師徒哩！」

素臣暗忖：鬆紋前言不謬，深悔自己失言！因道：「難得夫婦同心！他們年紀甚小，目今時勢所急者，在此不在彼，只要有常心、不中止就是了！」岑猛等別後，羊運送到藥箱，素臣開看，見藥料俱備，一個掛招，上寫「江南吳玉函男婦大小方脈」十一個大字，收拾過去。同往堡前堡後及岑猛土堡前，相度形勢，指點與各人看過，說：此處可立堡防守；此處可出奇埋伏；此處可分兵設援。岑猛等俱謹記在心。十六日，岑猛送到苗丁一名，名喚奚四，代替鬆紋，跟隨入峒。素臣見其暴眼高鼻，貌若猙獰，卻無兇惡之相；因便收受，改名奚勤，卻仍留岑猛處。將銀三百兩，令羊運置買蘇貨：「俟我有信出來，交給奚勤，令其進峒，只許照本發賣，不許賺錢。若此時同去，反有拖帶，增我一累也！」岑猛、羊運俱各應諾。素臣復把三十兩銀子，令羊運買上等蘇貨八種，自己帶入峒中備用。因問：「苗丁苗婆吉伶古魯的口音，如何懂得？」羊運道：「各峒都是南直隸人，積租買賣，聲口俱通；還有說得一口好蘇州話兒的，恩爺正好和他打著鄉談哩。」十八日一早，是岑鐸、岑猛設席餞行，鬆紋夫婦都出叩別。午後，是羊化、羊運餞行，至晚席散。鬆紋領著奚勤，又來叩別，送上三百兩程儀，說是岑猛的。羊化弟兄，也湊著二百兩銀致送。素臣道：「金相贈我贖金，又蒙東宮賜金，隨路易銀使用，盤費盡有。前日聘金尚且留此，此時多帶，反為我累！」鬆紋再三勸說，羊化、羊運亦苦切懇求，素臣執意不受。鬆紋、奚勤欲候送起身，素臣不許，連連催促，只得垂淚拜別。定更以後，素臣起身，羊運代挑鋪蓋、藥箱。羊化手執火把，送上大道。素臣接挑擔子，執火而行，起步如飛，頃刻走遠。羊化、羊運站上高處去望；忽然火把擲地，黑夜登時發亮，樹木田塘，歷歷可數，卻獨不見了素臣，兩人俱驚失色。正是：

天上不愁明月盡，懷中自有夜珠來。

總評：

點試安息雖以為神，猶未顯其功用之妙；故於此復暢寫之死者即生，悶者即爽。安息之效著，而鬆紋之功大。岑猛云「這是女婿救你的性命」，方且戴德感恩，豈復更有嫌隙？蓄意之深，非淺人所能識！

鬆紋能舞銅錘之故，復於此點出。依著口訣每日熬煉，一〔目忽〕醒轉，床上用功。膂力安得不頓長乎？呂蒙雲：「三日不見，便當刮目相待。」何況一年之久？

素臣云「你有這點點頭，就算你的孝心」，非藐視鬆紋也。如有所驚，收縮不迭，素臣勒馬尚在臨崖，何況鬆紋？而必其說得嘴響邪，前言不謬固出素臣之意外。

峒元邪術，事所應有。至唾溺滅火，則自出心裁，別開生面者矣。水能剋火，說本可通；邪不勝正，理更足信。厥後天羅地網、法王真人之術，百倍峒元，尚不能幹犯素臣之被褥；沾身之物辟邪如是，況從肺腑中流出邪！一正可滅百邪，唾溺皆人身之氣，正氣所至，邪氣悉消，因是確鑿無可疑者。而小儒聞之，亦必掩耳疾走。